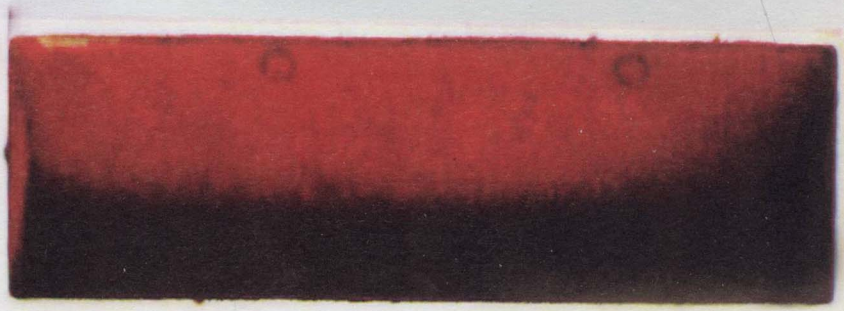


POST



[美] 查尔斯·布考斯基 著 杨敬 译

邮差布考斯基

Charles Bukowski

OFFICE

POST

邮差布考斯基 *Charles Bukowski.*

[美] 查尔斯·布考斯基 著 杨敬 译

OFFIC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OST OFFICE

Copyright © 1971 by Charles Bukowsk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eijing Book Paradise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cco,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邮差 / (美) 布考斯基著; 杨敬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495-2767-0

I. ①邮… II. ①布…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55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00千字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本故事纯属虚构并非影射他人

美国联邦邮政局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邮政局长办公室

1970年1月1日

备忘录编号

742

行为规范

请全体雇员注意遵守邮政手册第 742 小节的邮局雇员行为规范，及邮政手册第 744 小节的雇员管理大纲。

多年以来，邮局雇员在全国建立了出类拔萃的诚信服务传统。每个雇员都当以这种奉献精神的服务传统为荣。我们每个人必须努力在未来的邮政服务中为公众利益作出贡献。

全体邮政员工必须以坚定的廉正自律和完全的奉献精神对待公众利益。邮政员工理应遵守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且遵守美国法律以及邮政部门的政策和规定。不只作为道德要求，邮政官员和雇员的行为也坚决不能违反其履行邮政工作的义务。本职工作必须尽心尽力、有效地完成。事实表明邮政服务有着和全国广大市民日常接触的特点，并且与联邦政府直接联系。因此，每个邮政雇员有特别的条件和责任在工作中以诚实和敬意报答公众的信任；从而反映邮政服务和整个联邦政府的信用及荣誉。

全体雇员必须熟悉邮政手册第 742 小节，有关邮政雇员的道德规范标准，个人行为规范，政策约束，等等。

邮政负责人

第一部

I

事情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正值圣诞节。有个每逢圣诞节就会喝得烂醉的家伙告诉我，邮局这时候会雇用任何人。所以，我去了，接下来的事就是我发现自己背上有个皮革口袋，空闲时间背着它四处转悠。多好的工作啊，我想着。轻松！假如你轻松完成了他们指派的一两个街区，老雇员会再给你另一个街区，或者回来之后被主管又派了一个。不过，你最好慢慢来，把圣诞卡一张一张地插进那些投递口。

我想应该是我上班的第二天，节日气氛正浓。我正忙着，一个丰硕的娘儿们出现在我身边并一直转悠。我说“丰硕”的意思是指她的屁股大、胸大，而且大在所有恰当的地方。她看上去有点疯癫，可我不在乎，一直盯着她的身上。

她说呀说呀说呀，说个不停。终于抖出来了——她的丈夫是驻扎在一个遥远海岛的军官还有她一个人住在后面的小房子里，很孤单。

“什么小房子？”我问道。

她在纸片上写了她的地址给我。

“我也一样孤单，”我说，“我今晚会去找你，咱们好好谈谈。”

我的姘居生活半半拉拉，断断续续。我是孤独呀，我孤独地面对眼前这个丰硕娘儿们。

“好啊，”她说，“晚上见。”

她真不错，这真是不错的美事，但是如同所有的美事一样经过三四个晚上我就失去了兴致，没有再去找她。

然而，我不能不这么琢磨，天哪，所有的邮差干的就是投递邮件同时还有美事。这是适合我的工作，对呀，对呀！

2

因此我参加了考试，合格，体检，合格，于是我成了候补邮差。开始很容易，我被派到韦斯顿区，就跟圣诞节那个时候差不多，除了我没再遇到美事。每天我巴望着好运，可偏偏没有。好在主管很随和，我在一个街区内到处走。我甚至没有制服，只戴一顶邮差帽子，穿着我平常的衣服。除去花在贝蒂身上和喝酒我很难有节余买衣服。

随后我被转到奥克福德区。

那儿的牛脖子主管叫琼斯通。我明白了为何这里急需人手，琼斯通喜欢穿件深红色衬衫——象征着凶恶、血腥。一共有七个候

补邮差：汤姆·莫托，尼克·帕瑞来利，赫尔曼·斯特拉特福德，罗丝·安德森，鲍比·汉斯，海欧德·威利和我，亨瑞·切纳斯基。报到时间是早上5点钟，这个时间我还醉着。我总是喝酒过了午夜，然后我们几个坐到早上5点钟，等候或许有某个正式邮差请病假。他们通常在雨天、热风季节或者假日后的第一天请病假，那时他们的任务加倍。

一共有四五十个不同的工作程序，或许还要多，情况都不一样，你从来搞不清楚任何头绪，你必须拿到你的邮件并在早上8点前准备好，当邮件发出后，琼斯通先生从不理睬任何借口。候补邮差在街角投递杂志，没有午餐，死在大街上。琼斯通会让我们晚三十分钟出发——他穿着红衬衫，旋转他的椅子——“切纳斯基，去539区。”我们在少了半小时的工作时间情况下仍旧指望按时准备好邮件出去并准时回来。每周如此一次或两次，筋疲力尽，累得要死，挨整，还得干夜班，小黑板上的时间表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无法更快了。你必须迅速准备四到五个箱子，然后把它们装满邮件，你倒霉地流着臭汗奔跑。我曾经有美事，琼斯通却从中作梗。

3

候补邮差屈服于琼斯通的无理要求而做着不可能的工作。我不明白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明显没有人性的家伙占据这样的职位。

正式邮差不在乎这些，管工会的是个废物，所以我在休息日写了三十页的报告，邮寄一份给琼斯通，并且带着另一份到了总部大楼。办事员让我等。我等啊，等啊，还是等。我等了一个半钟头后，被叫进去见一个眼睛像烟灰似的灰头发小个男人。我刚进门，他甚至不让我坐下，就开始冲我尖叫：

“你这个耍聪明的狗娘养的，不是吗，你？”

“我真希望你没有骂人，先生！”

“你这个耍聪明的狗娘养的，而且你是个舞文弄墨还喜欢炫耀的狗娘养的！”

他拿着我的报告向我挥舞，喊叫：“琼斯通先生是好人！”

“别傻啦，他明摆着是个虐待狂。”我说道。

“你来邮局多久了？”

“三个星期。”

“琼斯通先生在邮局三十年啦！”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了，琼斯通先生是好人！”

我确信这个可怜的家伙真想杀了我，他肯定和琼斯通在一起睡觉。

“那好，”我说道，“琼斯通是个好人，忘了他妈的这事好了。”随后我离开，又休息一天，当然是没有薪水的。

琼斯通第二天早上5点见到我的时候，坐在转椅上旋转，他的脸和红衬衫一个颜色，可他啥也没说。我才不在乎。直到凌晨2点钟我还在喝酒，并且和贝蒂上床，所以我合上双眼仰靠坐着。

7点钟，琼斯通又在旋转。其他候补邮差都领到了工作或者去别的站区帮忙。

“所有的事都在这儿了，切纳斯基，今天没有你的活儿。”

他望着我的脸。妈的，我不在乎。我太需要上床睡一会儿了。

“OK，斯通。”我说。所有的邮差都私下叫他“斯通”，只有我当面这么称呼他。

我走人，我的老爷车发动起来不久后，我就回到床上和贝蒂抱在一起了。

“噢，汉克，多好啊。”

“你说得不错，宝贝！”我搂着她温热的后背在四十五秒钟内睡熟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还是一样。

“所有的事都在这儿了，切纳斯基，今天没有你的活儿。”

一星期都这么过去了。我每天从早5点坐到7点，没有薪水，

甚至被取消了夜班。

有个最老的候补邮差叫鲍比·汉森，传奇人物。他告诉我：“他这么对付过我一回，他想让我挨饿。”

“我不在意。我不会拍他的马屁，我会辞职或者挨饿，无所谓。”

“你不必那样，每晚到普雷尔站区报道，告诉那儿的主管你没有任何工作，你愿意做特快邮递员。”

“我可以吗？这样不违反任何规矩吗？”

“我这么干的时候每两周就会拿到一张薪水支票。”

“谢谢你，鲍比。”

6

我忘记了开始的时间，早上6点或7点钟，大概是这样。

你要做的就是手握一把信件，从街区图上琢磨路线。这不难。我像所有的司机一样用太多的时间来弄清路线。他们出发，我出发；他们回来，我回来。

然后你开始新的循环。这里有的是时间坐在咖啡店里体面地看报，还有时间吃午餐。我想哪天休息就能休息，班上还有个年轻的丰满丫头每晚接收特快邮递。她简直就是性感内衣和裙子的制造商而且还穿着它们。差不多晚上11点钟你会在楼梯口撞见她，按铃交给她特快邮递。她会发出一点声，有点像“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然后她会离你很近很近，直

到读完前她不会让你走。然后她说，“噢噢噢呵，晚安，谢谢。”

“是，女士。”你会说，简直无法控制自己。

但这还没完。一周之后的一封来信结束了这少许的自由。

亲爱的切纳斯基先生：

你应立即向奥克福德站区报到。拒绝执行将导致处罚或被开除。

A.E.琼斯通，奥克福德站区主管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老地方。

7

“切纳斯基，你去 539 区！”

这是整个站区最困难的一处。一排户门外带有邮箱的公寓房，有的连名字也没有，黑暗过道里灯光微弱。老姬们闲散在门廊里，直到街上，她们就好像是同一个人用同样的声音问同样的话：

“送信的，你有我的信吗？”

你觉得要叫喊出来了，“女士，我他妈怎么知道你是谁或我是谁，谁是谁？”

我汗流浹背，酒还没醒，绝对无法准时，而琼斯通在那儿穿着他的红衬衫，他知道会这样，并且为此高兴，假装他这样做是控